

馄饨初开

戴蓉

某日在朋友圈,看到广东的友人,深夜去小街上吃一碗云吞面,蓦然想起《花样年华》里的苏丽珍,身着繁花一般的旗袍,踩着高跟鞋,提着保温饭盒,袅袅婷婷穿街走巷买一碗云吞面回家的场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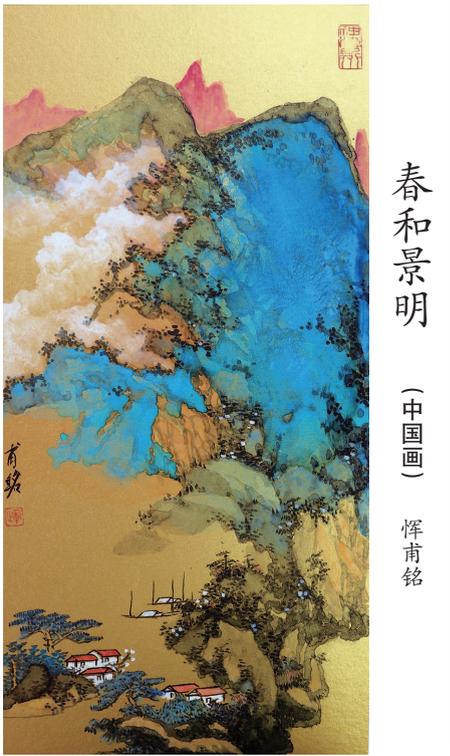
广东人说的云吞其实就是馄饨。馄饨是个假借词,原本为混沌,亦作浑沌。而馄饨之所以得名,是因为它被包成密封的样子,没有七窍,俨如浑沌。

《燕京岁时记》里记载:“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,颇似天地混沌之象,故于冬至日食之。”馄饨名号繁多,北方和苏浙沪一带叫“馄饨”,福建叫“扁食”,江西叫“清汤”,湖北叫“包面”,四川称“抄手”……到了广东,馄饨则成了“云吞”。“云吞”听起来颇有几分诗意,但许多外地人对馄饨和面这样的搭配着实不解,其实云吞面的面,是竹升面,面皮像纸片一样薄,比牙签还细,与北方劲道十足的面条完全不同。

小时候在闽南,扁食是夜间常见的点心摊档。偶然从父母那里取到一点零钱,郑重地踱到扁食摊子上叫一碗扁食吃。肉燕比扁食矜贵,它的皮子是瘦肉剁成泥加木薯粉捶制而成的,爽脆弹牙。我到了上海后,几乎没有见过肉燕,后来在一家福建餐馆的菜单里见到“肉燕”二字,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,每次都点上一碗。那家店也用心,盛肉燕的是绘着公鸡图案的小碗,汤里撒一小把香芹末,多年以后在台州玉环吃到当地特产鱼皮馄饨,皮子由海鱼泥和番薯粉制成,和肉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上海的馄饨摊子由来已久。据史料记载,清康熙年间,十六铺、老闸桥、虹镇、徐家汇等地出售糕团、馄饨、面条的摊店已成规模。沪上竹枝词里专门有一段描述馄饨:“大槲馄饨卜卜敲,码头担子肩上挑,一文一价不贵肉,馅新鲜滋味高。馄饨皮子最要薄,赢得绉纱馄饨名蹊跷……”沈嘉禄先生在他的《老上海美食》一书中记录了这种小巧的馄饨:“皮子是手工擀的,极薄,呈半透明状,覆在报纸上甚至可以看清下面的铅字,划一根火柴可以将皮子点燃。以这样的皮子裹了肉馅,里面留着一点虚空,可以看到淡红色的馅心,煞是可爱……”绉纱馄饨煮熟后皮儿也是透明的,褶皱部分果然像纱裙一般轻盈。我见过上海阿姨包小馄饨,薄如纸片的面皮摊在左手,右手握双筷子,从馅儿碗里蹭一点肉馅,轻轻抹在皮子上,左手松松一握即刻成型。我看得入迷,但这种包法在北方人眼里几乎就是一种骗术。有个东北来的同事,在菜场的馄饨摊位上偶然见到这种场景,又惊又怒:“这也配叫馄饨?馅儿这么一抹,就是沾一下肉荤?”我听了哈哈大笑。上海的大馄饨里,我最喜欢的有两种:一种是青菜肉馅,馅儿不加麻油,青菜要手切,味道胜在清新;还有一种就是荠菜肉馅,必须是野生的荠菜才有那种带着山野气的芬芳。

暖黄色的路灯下,苏丽珍等一碗云吞面的样子,就像在等不可知的未来。馄饨似混沌,如天地初开的模样,仿佛也包藏着玄妙而不可道的秘密。对我来说,一年的春食以一碗荠菜馄饨作为开端,真是一个美丽的开始。



春和景明

(中国画)

恽甫铭

传说大禹治水,分定九州,即:冀州、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扬州、梁州、豫州、雍州、荆州,冀州成为九州之首,冀也成了如今河北的简称;俯瞰燕赵大地,南北走向的太行山与东西排列的燕山构成了人字形地形骨架,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精神气质;从华北平原到坝上高原,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,从奔腾滦河到绵延燕山,河北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地形地貌。最近,六集纪录片《大河之北》以诗意的文字和瑰丽流畅的镜头语言,将河北的自然景观之美、人文历史积淀、酣畅淋漓地呈现现在我们面前,也让我想起了前些年多次去那里旅行时一些难忘的经历。

二十多年前,我与同事去河北清苑出差。也许人们对清苑并不熟悉,但说起电影《地道战》,你一定不会陌生。《地道战》的故事就发生在清苑的冉庄及周边地区。记得那是个清晨,我和同事乘坐长途汽车,沐浴着凉爽的晨风,看着车窗外闪过的一个个与电影中一模一样的村庄的名字:高家庄、黑风口、马家河子,不由兴奋地议

论起来。到了冉庄下车,自然要去参观冉庄的地道战遗址。钻进狭窄曲折、幽暗莫测的地道,不禁让人体会到了当年华北平原上的军民,在无限可依的自然环境下,利用人工挖掘的地道跟侵略者战斗时所体现出的坚韧、顽强与智慧。然后我们又去体验了一回《小兵张嘎》与《雁翎队》中展现过的白洋淀的传奇与苍茫。等到办完事情、结束这些游程,坐上回保定的汽车,已是下午三四点钟。长途汽车上比较拥挤,我们只能站立着,盛夏时节奔波了大半天,身上有些汗腻腻的,夏日的阳光照进车窗内,加剧了乘客的溽热,让我开始恹恹欲睡。忽然,耳边传来啦啦啦的风声,睁开眼一看,只见车窗外闪过一大片一大片的青纱帐,晚霞照在无数高粱的红穗头上,变幻出时而金灿灿时而红艳艳的色泽。蓝天白云,天地辽阔,风吹过,密度高大、无边无垠的青纱帐尽情摇曳,它们犹如痛饮美酒的战士,醉酒而歌,迎风起舞,大地在他们的歌舞下变成了令人陶醉的金黄,转瞬又变成豪情四溢的猩红。我忽然意识到,如此景色只有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才会呈现。我也有些理解了诗人郭小川为什么对当年战斗过的青纱帐念念不忘,以至将它们与南方的甘蔗林作对比,深情地歌唱:“南方的甘蔗林呢,只有朝雾的苍茫!北方的青纱帐哟,平时只听见心跳的声响……”

韩愈《送董邵南序》的第一句即“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”,后人多将其中的“感慨”二字改为“慷慨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:自古以来,人们便说燕赵之地多有慷慨悲歌的豪侠之士。确实,从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到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荆轲,从冀中平原上利用地道大战鬼子的抗日军民到狼牙山五壮士,燕赵大地从古至今英雄辈出,慷慨悲壮的精神生生不息。不过,若干年后,我在北戴

河却感受到了它的另一面——浪漫与温情。那是我妻子到秦皇岛旅游。在宾馆安顿好,我们走到阳台上,时已黄昏。我发现,远处有一块巨石,上书“老虎石”三个红字,原来,这里就是北戴河的核心景点之一——老虎石海滩。海面波平如镜,海滩细沙似雪。天高云淡,初秋时节游人稀少,分外宁静。有一对情侣骑着长长的双人自行车,一路洒下欢快的笑声,从我们阳台的不远处驶过。夕阳西下,将天空染成艳丽迷人的橙红,像一幅油画,又像一首诗。这时,住我们隔壁的一位戴眼镜、满脸络腮

胡子,我马上

就搬。她那么勤劳的人,为什么还叫我干这些活?我一直往感情上想:我为她倒的水,她可能觉得温馨,喝起来更有味道。女儿比我聪明,女儿说:“妈是怕你久坐不动,影响健康。”

老妻对我体贴入微,到了晚年老夫老妻,24小时面对面,矛盾丛生。我们天天对开不开窗,争;是热了还是冷了,争;还有对高低、上下、左右等的看法都有不同。不过,我们不是争论不休,而是秒休。矛盾产生得快,化解得也快,是老夫老妻特有的味道。

有次给我“毒药”吃,这是她自己的原话。以上均是铁的事实。

下面再容我用另一些史学家的笔法来叙述:老伴打巴掌,那是因为我腰痛,她贴膏药时拍打两下;扭我,那是她帮我推拿肩膀时过于用力。我喜欢吃油条,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,童年时能吃根油条像过年一样欢喜,有获得感。如今我胆囊切除了,忌油,她便不让我多吃油条。

我是书呆子,只晓得时间就是学识,晨起鸟啼前看书,夜深人静后写书,把家务全丢给了老伴。老伴是图书管理员,她能理解我的呆。她属马,我属虎。我们把家宅命名为“马虎居”,意思是吃穿简单点,学识复杂点。但是,再简单也够忙的,她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地操劳。她又特别讲卫生,有时趴着、跪着干活。我心疼她,要帮她干点,她不让我干,叫我“看书去”。都说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我们家主内、主外的都是她。她代我看亲朋,代我去参加朋友的遗体告别,有时一个月去几趟龙华。

生活再怎么马马虎虎,兄弟姐妹有时也会送点好吃的。我舍不得吃,说“不喜欢吃”,想留给她;她舍不得吃,说“我也不喜欢吃”,实际上想留给我。彼此心心相印又相通。在这种情况下,她会把好吃的突然往我嘴里塞。我问:“什么?什么?”她说:“毒药。”“毒药”吃下去心里热乎乎,觉得很像相濡以沫,觉得自己欠老婆的太多。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,这半个多世纪的涌泉之恩,我该拿什么报答她呢?

我既然不干活,那她偶尔叫我干什么时,我一定是百依百顺。我正在电脑上写文章,她一会儿叫我给她倒杯水,我立即去倒;她叫我帮她搬个凳子,我马上

河却感受到了它的另一面——浪漫与温情。那是我妻子到秦皇岛旅游。在宾馆安顿好,我们走到阳台上,时已黄昏。我发现,远处有一块巨石,上书“老虎石”三个红字,原来,这里就是北戴河的核心景点之一——老虎石海滩。海面波平如镜,海滩细沙似雪。天高云淡,初秋时节游人稀少,分外宁静。有一对情侣骑着长长的双人自行车,一路洒下欢快的笑声,从我们阳台的不远处驶过。夕阳西下,将天空染成艳丽迷人的橙红,像一幅油画,又像一首诗。这时,住我们隔壁的一位戴眼镜、满脸络腮

胡子,我马上

就搬。她那么勤劳的人,为什么还叫我干这些活?我一直往感情上想:我为她倒的水,她可能觉得温馨,喝起来更有味道。女儿比我聪明,女儿说:“妈是怕你久坐不动,影响健康。”

老妻对我体贴入微,到了晚年老夫老妻,24小时面对面,矛盾丛生。我们天天对开不开窗,争;是热了还是冷了,争;还有对高低、上下、左右等的看法都有不同。不过,我们不是争论不休,而是秒休。矛盾产生得快,化解得也快,是老夫老妻特有的味道。

有次给我“毒药”吃,这是她自己的原话。以上均是铁的事实。

下面再容我用另一些史学家的笔法来叙述:老伴打巴掌,那是因为我腰痛,她贴膏药时拍打两下;扭我,那是她帮我推拿肩膀时过于用力。我喜欢吃油条,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,童年时能吃根油条像过年一样欢喜,有获得感。如今我胆囊切除了,忌油,她便不让我多吃油条。

我是书呆子,只晓得时间就是学识,晨起鸟啼前看书,夜深人静后写书,把家务全丢给了老伴。老伴是图书管理员,她能理解我的呆。她属马,我属虎。我们把家宅命名为“马虎居”,意思是吃穿简单点,学识复杂点。但是,再简单也够忙的,她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地操劳。她又特别讲卫生,有时趴着、跪着干活。我心疼她,要帮她干点,她不让我干,叫我“看书去”。都说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我们家主内、主外的都是她。她代我看亲朋,代我去参加朋友的遗体告别,有时一个月去几趟龙华。

生活再怎么马马虎虎,兄弟姐妹有时也会送点好吃的。我舍不得吃,说“不喜欢吃”,想留给她;她舍不得吃,说“我也不喜欢吃”,实际上想留给我。彼此心心相印又相通。在这种情况下,她会把好吃的突然往我嘴里塞。我问:“什么?什么?”她说:“毒药。”“毒药”吃下去心里热乎乎,觉得很像相濡以沫,觉得自己欠老婆的太多。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,这半个多世纪的涌泉之恩,我该拿什么报答她呢?

我既然不干活,那她偶尔叫我干什么时,我一定是百依百顺。我正在电脑上写文章,她一会儿叫我给她倒杯水,我立即去倒;她叫我帮她搬个凳子,我马上

就搬。她那么勤劳的人,为什么还叫我干这些活?我一直往感情上想:我为她倒的水,她可能觉得温馨,喝起来更有味道。女儿比我聪明,女儿说:“妈是怕你久坐不动,影响健康。”

老妻对我体贴入微,到了晚年老夫老妻,24小时面对面,矛盾丛生。我们天天对开不开窗,争;是热了还是冷了,争;还有对高低、上下、左右等的看法都有不同。不过,我们不是争论不休,而是秒休。矛盾产生得快,化解得也快,是老夫老妻特有的味道。

有次给我“毒药”吃,这是她自己的原话。以上均是铁的事实。

下面再容我用另一些史学家的笔法来叙述:老伴打巴掌,那是因为我腰痛,她贴膏药时拍打两下;扭我,那是她帮我推拿肩膀时过于用力。我喜欢吃油条,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,童年时能吃根油条像过年一样欢喜,有获得感。如今我胆囊切除了,忌油,她便不让我多吃油条。

我是书呆子,只晓得时间就是学识,晨起鸟啼前看书,夜深人静后写书,把家务全丢给了老伴。老伴是图书管理员,她能理解我的呆。她属马,我属虎。我们把家宅命名为“马虎居”,意思是吃穿简单点,学识复杂点。但是,再简单也够忙的,她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地操劳。她又特别讲卫生,有时趴着、跪着干活。我心疼她,要帮她干点,她不让我干,叫我“看书去”。都说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我们家主内、主外的都是她。她代我看亲朋,代我去参加朋友的遗体告别,有时一个月去几趟龙华。

生活再怎么马马虎虎,兄弟姐妹有时也会送点好吃的。我舍不得吃,说“不喜欢吃”,想留给她;她舍不得吃,说“我也不喜欢吃”,实际上想留给我。彼此心心相印又相通。在这种情况下,她会把好吃的突然往我嘴里塞。我问:“什么?什么?”她说:“毒药。”“毒药”吃下去心里热乎乎,觉得很像相濡以沫,觉得自己欠老婆的太多。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,这半个多世纪的涌泉之恩,我该拿什么报答她呢?

我既然不干活,那她偶尔叫我干什么时,我一定是百依百顺。我正在电脑上写文章,她一会儿叫我给她倒杯水,我立即去倒;她叫我帮她搬个凳子,我马上

就搬。她那么勤劳的人,为什么还叫我干这些活?我一直往感情上想:我为她倒的水,她可能觉得温馨,喝起来更有味道。女儿比我聪明,女儿说:“妈是怕你久坐不动,影响健康。”

老妻对我体贴入微,到了晚年老夫老妻,24小时面对面,矛盾丛生。我们天天对开不开窗,争;是热了还是冷了,争;还有对高低、上下、左右等的看法都有不同。不过,我们不是争论不休,而是秒休。矛盾产生得快,化解得也快,是老夫老妻特有的味道。

有次给我“毒药”吃,这是她自己的原话。以上均是铁的事实。

下面再容我用另一些史学家的笔法来叙述:老伴打巴掌,那是因为我腰痛,她贴膏药时拍打两下;扭我,那是她帮我推拿肩膀时过于用力。我喜欢吃油条,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,童年时能吃根油条像过年一样欢喜,有获得感。如今我胆囊切除了,忌油,她便不让我多吃油条。

我是书呆子,只晓得时间就是学识,晨起鸟啼前看书,夜深人静后写书,把家务全丢给了老伴。老伴是图书管理员,她能理解我的呆。她属马,我属虎。我们把家宅命名为“马虎居”,意思是吃穿简单点,学识复杂点。但是,再简单也够忙的,她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地操劳。她又特别讲卫生,有时趴着、跪着干活。我心疼她,要帮她干点,她不让我干,叫我“看书去”。都说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我们家主内、主外的都是她。她代我看亲朋,代我去参加朋友的遗体告别,有时一个月去几趟龙华。

有次给我“毒药”吃,这是她自己的原话。以上均是铁的事实。

下面再容我用另一些史学家的笔法来叙述:老伴打巴掌,那是因为我腰痛,她贴膏药时拍打两下;扭我,那是她帮我推拿肩膀时过于用力。我喜欢吃油条,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,童年时能吃根油条像过年一样欢喜,有获得感。如今我胆囊切除了,忌油,她便不让我多吃油条。

我是书呆子,只晓得时间就是学识,晨起鸟啼前看书,夜深人静后写书,把家务全丢给了老伴。老伴是图书管理员,她能理解我的呆。她属马,我属虎。我们把家宅命名为“马虎居”,意思是吃穿简单点,学识复杂点。但是,再简单也够忙的,她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地操劳。她又特别讲卫生,有时趴着、跪着干活。我心疼她,要帮她干点,她不让我干,叫我“看书去”。都说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我们家主内、主外的都是她。她代我看亲朋,代我去参加朋友的遗体告别,有时一个月去几趟龙华。

生活再怎么马马虎虎,兄弟姐妹有时也会送点好吃的。我舍不得吃,说“不喜欢吃”,想留给她;她舍不得吃,说“我也不喜欢吃”,实际上想留给我。彼此心心相印又相通。在这种情况下,她会把好吃的突然往我嘴里塞。我问:“什么?什么?”她说:“毒药。”“毒药”吃下去心里热乎乎,觉得很像相濡以沫,觉得自己欠老婆的太多。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,这半个多世纪的涌泉之恩,我该拿什么报答她呢?

我既然不干活,那她偶尔叫我干什么时,我一定是百依百顺。我正在电脑上写文章,她一会儿叫我给她倒杯水,我立即去倒;她叫我帮她搬个凳子,我马上

就搬。她那么勤劳的人,为什么还叫我干这些活?我一直往感情上想:我为她倒的水,她可能觉得温馨,喝起来更有味道。女儿比我聪明,女儿说:“妈是怕你久坐不动,影响健康。”

老妻对我体贴入微,到了晚年老夫老妻,24小时面对面,矛盾丛生。我们天天对开不开窗,争;是热了还是冷了,争;还有对高低、上下、左右等的看法都有不同。不过,我们不是争论不休,而是秒休。矛盾产生得快,化解得也快,是老夫老妻特有的味道。

有次给我“毒药”吃,这是她自己的原话。以上均是铁的事实。

下面再容我用另一些史学家的笔法来叙述:老伴打巴掌,那是因为我腰痛,她贴膏药时拍打两下;扭我,那是她帮我推拿肩膀时过于用力。我喜欢吃油条,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,童年时能吃根油条像过年一样欢喜,有获得感。如今我胆囊切除了,忌油,她便不让我多吃油条。

我是书呆子,只晓得时间就是学识,晨起鸟啼前看书,夜深人静后写书,把家务全丢给了老伴。老伴是图书管理员,她能理解我的呆。她属马,我属虎。我们把家宅命名为“马虎居”,意思是吃穿简单点,学识复杂点。但是,再简单也够忙的,她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地操劳。她又特别讲卫生,有时趴着、跪着干活。我心疼她,要帮她干点,她不让我干,叫我“看书去”。都说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我们家主内、主外的都是她。她代我看亲朋,代我去参加朋友的遗体告别,有时一个月去几趟龙华。

温汤古井

袁山

在江西宜春城区西南方约十五公里处,有一个小镇,叫温汤镇,四周山峦起伏、林海叠翠,小镇就藏在其间。温汤镇是世界温泉健康名镇,在目前全世界开发的温泉中,少有的高钙低硫温泉。

温汤镇的古井早在南宋时期就开凿,水温常年保持在68到72摄氏度,而且是取之不竭。

据说原先温汤镇上的杀猪坊,就设在古井旁,将猪宰杀以后,直接提出温泉水,泼水烫毛,就可刮毛破膛了,可见泉水温度之高。

曾经的温汤古井,井旁一块贴瓷砖的水泥石碑,一方岩石砌围的井池,一条青藤盘绕的长廊,现在的古井,扩充和改造成一座充满文化韵味的街心公园。“原汁原味”的晒温泉和青石板井池不变,汩汩冒涌的泉水仍然具有六七十摄氏度水温。井池边,扩建了两条可遮雨长廊,可供上百人惬意地泡脚。园内外还新增“古井”门庭、“温汤”碑亭、月亮喷泉、农趣浮雕墙等建筑小品,配以绿化点缀,构成了温泉文化带的新景观。

可贵之处,是温汤镇一直遵循古训,留出这眼古井,供游客免费使用。源源不绝的热泉,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泡脚洗沐,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编者按:亲情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我们的寄托与归属。但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,个人自身的权益与生活质量变得重要。

道德绑架不出优质亲情,有边界感的付出是同时成全了双方。越优秀的人,越会把握亲情分寸,搞好自身发展与家庭公益的平衡。而对于过分讲究边界感的年轻人来说,享受到权利的同时,也考虑好应尽的义务。

春节前,很多单位都通知非必要不出城,居家过年。可是,按咱中国人的年俗,春节一定要回家的。想来回家,无外乎缘于乡情和亲情。乡情不必多说,要说这亲情嘛,谁也无法回避。

多年前,看韩国作家许世旭的散文《移动故乡》,讲述作者父亲去世后,母亲便开始一年四季在四个儿女家奔移的经历。以前父母在,子女都回到父母身边,父母在哪里,故乡就在哪里。如今,父亲不在了,故乡随着母亲的移动而移动。多年之后,母亲终于走不动了,终结完她一生的使命。最后,作者深情地写道:母亲在,故乡在;现在母亲不在了,故乡也就没有了。看到这里,我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为之动容。

在古代,强调父母在不远游,很多大英雄很难忠孝两全。现代社会,交通工具发达,人与人相见少则一两个小时,多则十几个小时,然而,人们的亲情关系

却不那么尽然。我们常说的亲情,是指带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的关系。在农耕时代,人们因为土地河流而相聚,很难想象,在几百上千里之外还有一门血亲。十几年前,我认识河北一个女作家,她说她家至今四五十口人生活在一起。我说,你们之间没有矛盾吗?女作家说,几乎没有,不管什么样的女人,只要进了这个家门,就自然遵循这家的规矩。我有些愕然,说现在很多人家都住楼房了,恐怕这景象不会长久

道一声亲情很沉重

红孩

吧?女作家说,她也觉得会这样,不过以他们家之间人与人的亲情关系,即使将来不再一起居住,关系也会很融洽的。我从内心里非常佩服这个女作家的长者,不知他们家究竟有什么魔法把一家人维系在一处。

在现实生活中,许多年轻的夫妻都不愿与父母生活在一起,认为和父母在一起不自由。父母大多最初不接受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也就接受了这种带有边界性的生活方式。其实,家庭、亲情的边界式生活方式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,不管你接受不接受,它就那样地存在着。父母与子女、夫妻、兄弟、姐

十日谈

红孩

亲情需要边界感

责编:杨晓晖

十日谈

红孩

亲情需要边界感

责编:杨晓晖